



論語義疏

陽貨

微子

九冊

□ 12  
3598  
9





門口 12  
號 3598  
9



論語集解義疏卷第九

魏何晏集解

梁皇侃義疏

日本根遜志校正

○論語陽貨第十七

**疏**

陽貨者季氏家臣亦凶惡者也所以次前者明於時凶亂

非唯國臣無道至於陪臣賤亦並凶惡故陽貨次季氏也

陽貨欲見孔子孔子不見註孔安國曰陽貨陽虎也

季氏家臣而專魯國之政欲見孔子使仕也歸孔

子豚註孔安國曰欲使往謝故遺孔子豚也孔子

論語集解義疏卷之九

分類 子  
卷 174  
通

<49-1966>



時其亡也。而往拜之。遇諸塗。註孔安國曰。塗。道也。於道路與相逢也。謂孔子曰。來。予與爾言。曰。懷其寶而迷其邦。可謂仁乎。曰。不可。註馬融曰。言孔子不仕。是懷寶也。知國不治。而不為政。是迷邦也。好從事而亟失時。可謂智乎。曰。不可。註孔安國曰。言孔子栖栖好從事。而數不遇失時。不為有智也。日月逝矣。歲不我與。註馬融曰。年老。歲月已往。當急仕也。孔子曰。諾。吾將仕矣。註孔安國曰。以順辭免害也。疏陽貨至仕矣。○云陽貨欲見孔子者。陽貨者。李氏家臣。陽虎也。于時李氏稍微。陽貨

為季氏宰。專魯國政。欲使孔子仕。已者。故使人召孔子。欲與孔子相見也。云孔子不見者。濫。故不與之相見也。云歸孔子豚者。歸猶餽也。既召孔子。孔子不來。而餽豚者。禮。得敵已遣人餽孔子。豚也。所拜餽而巳。勝己以上見餽。先既拜於己家。但於己家。往餽孔子之室也。陽虎乃不勝孔子。然已交專魯政。期度孔子必來。拜謝己。因得與相見也。得相見而勸之。欲仕也。云孔子曉虎見餽之意。故往拜謝也。謂虎不在家。時也。孔子往於其家。事或盤桓。故取道。路不在家。時而往。拜於其家也。云遇諸塗者。塗。道也。既伺其不在。而往。拜於其家也。云遇諸塗者。塗。道也。既孔子聖人。所以不計避之。而在路與相逢者。其有則其意畢耳。但不相見。則陽虎求召不已。既在塗。路相見。所以知其已拜室。還與相逢者。既先云。時亡也。後云。遇塗。故知已至其家也。其若未至室。則於禮未



畢或有更隨其至已家之理。故先伺不在而往。往  
畢還而相逢也。一家通云。餉豚之時。孔子不在。故往  
往謝之也。然於玉藻中為便。而不勝此。集解通也。  
謂孔子曰。來者。貨於路。見孔子。而呼孔子。令來趨。  
就己也。云。予與爾言者。予也。爾也。汝也。貨。先呼孔  
子來。而云。我與汝言也。云。曰。懷云云者。此是貨  
與孔子所言之辭也。既欲令己。故先發此言也。  
此罵孔子不仁也。寶猶道也。言仁人之行。當則隱  
救世以安天下。而汝懷藏佐時之道。不肯出仕。使  
邦國迷亂。為此之事。豈可謂為仁乎。曰。不肯出仕。使  
子曉虎之言。故遜辭求免。而答云。此亦罵孔子不可  
謂此為仁人也。云。好從事。謂好。周流東西。從者。此  
也。好從事。謂好。周流東西。從者。此亦罵孔子不可  
智者。以照了為用。動無失時。而孔子數。栖遑。言  
東西從事。而數失時。不為時。用如此。豈可謂汝為  
智人乎。曰。不可者。又遜辭云。不可。云。曰。月。云。者  
罵孔子。孔子辭。既畢。故貨。又以此。辭。勸孔子。出仕  
也。逝。速也。孔子言。日月不停。速不待人。豈得懷寶至老。

而不仕乎。我孔子也。云。孔子云云者。孔子得勸  
故遜辭答之。曰。諾。吾將仕也。郭象曰。聖人無心。仕  
與不仕。隨世耳。陽虎勸仕。理無不諾。不能在我。則  
無自用。此直道而應者也。然免遜之理。亦在其中  
也。

子曰。性相近也。習相遠也。註。孔安國曰。君子慎所習。

也。子曰。惟上智與下愚不移。註。孔安國曰。上智不

可使強為惡。下愚不可使強賢也。疏。子曰。至不移。

云者。性者。人所稟以生也。習者。謂生後有百儀。常  
所行。習之事也。人俱稟天地之氣。以生。雖復厚薄  
有殊。而同是稟氣。故曰。相近也。及至識。若值善友。  
則相効。為善。若逢惡友。則相効。為惡。善既殊。故  
云。相遠也。故。范甯曰。人生而靜。天之性也。感於物  
而動。性之欲也。斯相近也。習。洙泗之教。為君子。習



申商之術為小人斯相遠也然情性之義說者不  
 同且依一家舊釋云性者生也然情者成也性生  
 而有之故曰生也情是起欲動之心而有邪正然  
 性無善惡而有濃薄情是有欲之心而有邪正然  
 既是全生而有未善惡也所以知然者夫善惡不  
 可目為善故性無善惡也所以知然者夫善惡不  
 名恒就事而顯故老子曰天下以知美之為美斯  
 惡已以知善之為善斯不善已此皆據事而談情  
 有邪正者情既正是事若逐欲不流遷其邪則邪  
 當於理其情則正故情若不流遷其邪則邪若欲  
 曰利貞者性情也王弼曰性流蕩失其情焉能久行其  
 正此是情之正也若心好流蕩失其情焉能久行其  
 也若逐欲遷性故云遠也若其情不遷性者何妨是  
 欲若逐欲遷性故云遠也若其情不遷性者何妨是  
 性者正而即非正雖即非正而能使之正譬  
 如近火者而熱即非火非熱雖即非火而能使之正譬  
 熱能使之熱者何熱也雖即非火而能使之正譬  
 靜也又知其有濃薄者孔子曰性相近也習相遠也

也相近之辭不生若全異也相近之辭亦不得立  
 今云近者有同有異取其共是無善無惡則同也  
 有濃有薄則異也雖異而未相遠故曰近也云子  
 曰云云者前既曰性相近習遠而又言此則明之  
 也夫降聖以還賢愚萬品若大而言之且分三  
 上分是聖下分是愚愚人若夫一人則有推移今云  
 謂聖人下愚愚人也此夫一人則有推移今云始  
 便稟天地陰陽氣氤之氣有清濁若稟得淳清  
 者則為聖人若得淳濁者則為愚人稟得淳清  
 澄亦不能撓其真下愚值重堯疊舜不能變其惡故  
 世不能撓其真下愚值重堯疊舜不能變其惡故  
 云唯上智與下愚不移也而上智以下愚以上  
 二者中間顏閔以下一善以上其智亦多清少濁  
 或多濁少清或半清半濁澄之則清攪之則濁如  
 此之徒以隨世變改若遇善則清升逢惡則淖淪  
 所以別云性相近習相遠也



割雞焉用牛刀蓋微言也子游之宰武城必有急務也而子游不知也禮樂之治徒循常法幾乎迂矣然其事必有不可顯言者故孔子微言亦及於子游猶尚弗悟也孔子直戲其前言而不復言其意耳蓋魯公室弱而三家強僭其在當時必有不可得而言者

子之武城聞絃歌之聲註孔安國曰子游為武城宰

也夫子莞爾而笑註莞爾小笑貌也曰割雞焉用

牛刀註孔安國曰言治小何須用大道也子游對

曰昔者偃也聞諸夫子曰君子學道則愛人小人

學道則易使也註孔安國曰道謂禮樂也樂以和

久人和則易使也子曰二三子註孔安國曰從行

者也偃之言是也前言戲之耳註孔安國曰戲以

治小而用大道也疏者之往也于時子游為武城

宰而孔子往焉既入其邑聞絃歌之聲也但解聞

絃歌之聲其則有二一云孔子入武城聞邑中

人家家有絃歌之響由子游正化樂故也

曰子游宰小邑能令民得其可絃歌以樂也又

云謂孔子入武城聞子游身自絃歌而邑反教民也故

江熙曰小邑但當令足衣食敬而邑反教歌詠

先王之也道也夫子莞爾而笑者孔子聞絃歌聲而

笑之也曰割雞焉用牛刀者孔子說可笑之意也

牛刀大也割雞宜用雞刀而雞刀之用過也譬如武城

雞而用牛刀也割雞宜用雞刀而雞刀之用過也譬如武城

小邑之政可用小才而已用子游之大才如武城

而用小才故繆播曰惜其不用子游之大才如武城

刀割雞不盡其才也江熙曰如牛刀割雞非其宜

也云子游對云者子游得孔子笑已故對所以

樂則必以愛人為用小人學道則易使為樂業而

偃今日所以有此絃歌之化也云子游既學道

於孔子今日之化也子游既學道

射御之言亦可進退也喻且取非宜故曰小人學道



古  
孔子之不助畔人天下之所  
知也。雖召孔子其志不  
在於惡矣。故孔子因其有  
善心而救之使不自絕而  
已。弗擾之不能為東周亦  
明矣。  
真周道於東方者。尊王  
室以号令天下。管仲之事  
孔子必行王道。東周衰亂  
所不忍為也。

則易使也。其不知之者。以為戲也。其知之者。以為  
賢聖之謙意也。子曰二三子者。二三子。從孔子行  
者也。孔子將欲美偃之是。故先呼從行之二三子  
云。偃之言是者。言子游之言。所以用絃歌之化。是  
也。前言戲之耳者。言我前云割雞焉。用牛刀。是戲  
治小而才大也。○註孔安國曰。至使也。○就如注  
子學之。則愛人。邑中。小人學之。則易使也。○君

公山不擾以費畔。召子欲往。註孔安國曰。不擾為李

氏宰。與陽虎共執季桓子。而召孔子也。子路不悅

曰。未之也。已何必公山氏之之也。註孔安國曰。之

適也。無可之。則止耳。何必公山氏之適者也。子曰。

夫召我者。而豈徒哉。如有復用我者。吾其為東周

乎。註興周道於東方。故曰東周也。疏公山至周乎

者。姓公山。名不擾也。云以費畔者。費。季氏采邑也。  
畔。背叛也。不擾當時為季氏邑宰。而作亂。與陽虎  
共執季氏。是背叛於季氏也。云召子欲往者。既背  
叛。使人召孔子。孔子欲往。應召也。云子路不悅者。  
子路見孔子欲往。故已不悅也。云曰未云云者。  
中之語。助也。復說此辭也。末無也。之適也。已止也。  
無所適往。則乃當止耳。何必公山氏之適也。云子  
曰云云者。孔子答子路所以欲往之意也。徒。空也。  
言夫欲召我者。豈容無事空然而召我乎。必有以  
也。云如云云者。若必不空然而用我時。則我當  
為興周道也。魯在東。周在西。云東周者。欲於魯而  
興周道。故云吾其為東周也。一云。周室東遷。洛邑。  
故曰東周。王弼曰。言如能用我者。不擇地而興周  
也。室道也。



子張問仁於孔子。孔子曰：「能行五者於天下，為仁矣。」能行五者於天下，為仁矣。非謂行此五者即仁也。欲行仁政於天下，必行此五者。然後仁可得而行也。故為仁與克己復禮為仁同義。

子張問仁於孔子。孔子曰：「能行五者於天下，為仁矣。」請問之。曰：「恭、寬、信、敏、惠。恭則不侮，註孔安國曰：不見侮，慢也。寬則得眾，信則人任焉，敏則有功，註孔安國曰：應事疾，則多成功也。惠則足以使人。」

問至使人。云云者言若能行五事於天下，則可謂之為仁人也。云云請問之者，子張不曉五者之事，故反請問其目也。曰恭、寬、信、敏、惠者，答五者之目也。恭則不侮者，又為歷解五事所以為仁之義也。言人君行己能恭，則人以敬己，不敬見輕侮也。故江熙曰：自敬者，人亦敬己也。寬則得眾者，人君所行寬弘，則眾附歸之，是故得眾也。信則人任焉者，人君立言必信，則為人物所委任也。一云：人思任其事，故不見暝也。敏則有功者，疾也。人君行事不懈，而能進疾，則事以成而多功也。惠則人

足以使人者，人君有恩惠加民，民則以不憚勞役也。故江熙曰：有恩惠，則民忘勞也。

腓胝召。子欲往。註孔安國曰：晉大夫趙簡子之邑宰

也。子路曰：昔者由也聞諸夫子曰：親於其身，為不

善者，君子不入也。註孔安國曰：不入其國也。腓胝

以中牟畔。子之往也，如之何？子曰：然有是言也。曰：

「不曰堅乎？磨而不磷，不曰白乎？涅而不緇。」註孔安

國曰：磷，薄也。涅，可以染皂者言。至堅者磨之而不

薄，至白者染之於涅而不黑。喻君子雖在濁亂，濁

亂不能汚也。吾豈匏瓜也哉？焉能繫而不食。註匏

古  
涅水中黑土，緇黑色。

吾豈匏瓜也哉？古來以吾  
苦匏，焦弱侯獨以為是  
名得之。



韜也言匏瓜得繫一處者不食故也吾自食物當

東西南北不得如不食之物繫滯一處也疏至胹

食○胹胹召者胹使人召於孔子云云者子路見孔

子欲應胹胹之召故據昔聞孔子之言曰若有人自諫止之

也子路曰由昔親聞夫子之言曰若有人自諫止之

不善之事者則君子不其家也胹胹以中牟畔

者據胹胹身自為不善之事也胹胹經為中牟邑

宰而遂背叛此是夫子若為往之故云云者胹

子曰云云者然此也孔子答曰有如此所說也

我昔者有此君子不於不善國之言也云曰不

云云者孔子既然而不國亦云君子入不善之國

或云君子不之國而不為害之設二譬譬

天故君子堅之物磨之薄至白之物潔之設二譬譬

乎我昔亦有此二言汝今那唯憶不白乎涅而不緇

言我昔亦有此二言汝今那唯憶不白乎涅而不緇

人所以有易深故不許入也若許入者是聖人聖人

不為世俗深累如至堅至白之物也子路不欲往

孔子欲往故具告也云吾豈云者孔子亦為說

我所以欲一應召之意也云吾豈云者孔子亦為說

是須食之而自應然生長乃得不用何通乎而

食耶一通云匏瓜星名也言人有才智宜佐時理

務為人所用豈得如匏瓜係天而不可食耶王弼

曰孔子機發後應事形乃視擇地以遠慮微應變

也苟不得係而不食舍此適彼相去何若也江熙

曰夫子豈實之公山胹胹乎故欲往之意耶汎示



六言六蔽蓋古語也

仁者愛人然不學以照之則  
柔而無斷如婦人之仁是  
蓋如子產之以其乘輿濟  
人於溱洧見孟離等篇  
賊謂傷害於物古書道敗事  
如尾生荀息之信是也

絞縊之絞刺人之非  
急切不寬如子證父攘  
羊是之見論子路篇

無係以觀門人之情如欲居九夷乘桴浮於海耳  
子路見形而不及道故聞乘桴而喜聞之公山而  
不悅升堂而未入室  
安測聖人之趣哉

子曰由汝聞六言六蔽矣乎註六言六蔽者下六事

謂仁智信直勇剛也對曰未也曰居吾語汝註孔

安國曰子路起對故使還座也好仁不好學其蔽

也愚註孔安國曰仁者愛物不知所以裁之則愚

也好智不好學其蔽也蕩註孔安國曰蕩無所適

守也好信不好學其蔽也賊註孔安國曰父子不

知相為隱之輩也好直不好學其蔽也絞好勇不

好學其蔽也亂好剛不好學其蔽也狂註孔安國

曰狂妄抵觸人也疏子曰至也狂○子曰由者呼

云者夫所欲問子路汝曾聞六言而每言以有蔽

塞之事乎言既有六故蔽亦有六故云六言六蔽

也事在下文王弼曰不自見其過也對曰未也者

子路對曰未曾聞之云曰居吾語汝者居猶復座

也子路得孔子問避席而對曰未也故孔子呼之

使復座也吾當語汝也云好仁云者一也然此

以下六事謂中人也夫事得中適莫不資學若不

學而行事猶無燭夜行也仁者博施周急是德之

盛也唯學者能裁其中若不學而施必失所謂

與愚人同故其蔽塞在於愚也江熙曰好仁者謂

聞其風而悅之者也不學不能深原乎其偏

才雖美必有所蔽學者假教以節其性觀教為用



若學而裁之。則智動會理。若不學而運動。則蔽塞在於蕩。無所守也。云好信云者。三也。信者不合。欺為用。若學而為信。信則合宜。不學而信。信不合。宜不為用。期死於梁下。宋襄與楚人期。傷泓。不度。信與女子期。死於梁下。宋襄與楚人期。傷泓。不度。信之害也。云好直云者。四也。直者。不曲為用。若學而行之。得中道。若不學而直。則蔽塞在於絞。絞猶刺也。好譏刺人之非。以成己之直也。云好勇云者。五也。勇是多力。多力若學。則能用勇。敬於廟廊。捍難於邊壇。若勇不學。則必蔽塞在於作亂也。云好剛云者。六也。剛者。無欲不為。曲求也。若復學而剛。則中適為美。若剛而不學。則必蔽塞在於狂。狂謂抵觸於人。無迴避者也。

子曰。小子何莫學夫。詩。苞氏曰。小子。門人也。詩。可以興。注。孔安國曰。興。引譬連類也。可以觀。注。鄭玄

真志意與起  
觀古今人情風俗之所由  
群而不黨心之和

古  
怨而不怒情之厚

曰。觀。觀風俗之盛衰也。可以群。注。孔安國曰。群居相切磋也。可以怨。注。孔安國曰。怨刺上政也。邇之事父。遠之事君。注。孔安國曰。邇。近也。多識於鳥獸草木之名。疏。子曰。至之名。何莫學夫。詩者。呼諸弟夫。語助也。門弟子。汝等何無學夫。詩者。莫無也。興者。又為說所以宜學之由也。興。謂譬喻也。詩。可以觀。能學詩。詩可令人能為譬喻也。可以觀者。詩有諸國之風。風俗盛衰。可以觀覽而知之也。可以群者。詩有如切如磋。如琢如磨。是朋友之道。可以群居也。可以怨者。詩。可以怨刺諷諫之法。言之者無罪。聞之者足以戒。故可以怨也。云邇之事父。道也。又雅頌。君臣之法。是有遠事君之道也。江熙曰。言事父與事君。以有其道也。云多識。云云者。關雎。鵲



巢是有鳥也。騶虞。狼跋。是有獸也。采芣葛。單。是有草也。甘棠。棫樸。是有木也。詩並載其名。學詩者。則多識之也。

子謂伯魚曰。汝為周南邵南矣乎。人而不為周南邵

南。其猶正牆面而立也。與註馬融曰。周南邵南。國

風之始。得淑女以配君子。三綱之首。王教之端。故

人而不為。如向牆而立也。疏謂子謂至也。與云子

謂云云者。伯魚孔子

以下詩也。為猶學也。周南關雎。以下詩也。邵南鵲巢

二南之詩乎。然此問。即是伯魚趨過庭。孔子問之

學詩乎。時也。云人而云云者。先問之。而更為說周

邵二南。既多所合。載讀之意也。牆面。面向牆也。言周邵

君親。故若不學詩者。則如人面正。向牆而倚立。終無所瞻見也。然此語。亦是伯魚過庭時。對曰。未學詩。而孔子曰。不學詩。無以言也。

子曰。禮云。禮云。玉帛云乎哉。註鄭玄曰。玉。璋珪之屬

也。帛。束帛之屬也。言禮非但崇此。玉帛而已。所貴

者。乃貴其安上治民也。樂云。樂云。鐘鼓云乎哉。註

馬融曰。樂之所貴者。移風易俗也。非謂鐘鼓而已。

也。疏子曰。至乎哉。此章辨禮樂之本也。云子曰。云云者。夫禮所貴。在安上治民。但安上治民。

不因於玉帛。而不達。故行禮必用玉帛耳。當乎周

季未之君。唯知崇尚玉帛。而不能安上治民。故孔子

子歎之云也。故重言禮云。禮云。玉帛云乎哉。明禮

之所云。不玉帛也。云樂云云者。樂之所貴。在終

古  
玉帛鐘鼓本非禮樂之  
實



色厲莊也莊柔弱也故  
每恐人之知之猶穿窬之  
盜恐人之知之鄰之甚也此  
為在位者言  
謂色莊而內不莊也

原與原同謹也鄉原以其  
同流俗合污世鄉人皆稱原  
人者也夫子以其似德非德  
及礼於德  
孟子卷下篇曰孔子曰過我  
門而不入我室我不憾焉者其  
惟鄉原乎德之賊也註非  
有德者過門不入而不恨之

風易俗。因於鐘鼓而宜。故行樂必假鐘鼓耳。當遠  
季之主。唯知崇尚鐘鼓。而不能移風易俗。孔子重  
言樂云。樂云。禮云。敬。為主。玉帛者。敬之用。飾也。樂主  
也。王弼曰。禮以敬為主。玉帛者。敬之用。飾也。樂主  
於和。鐘鼓者。樂之器也。于時所謂禮樂者。厚贊幣  
而所簡於敬。盛鐘鼓。而不合雅頌。故正言其義也。  
繆播曰。玉帛禮之用。非禮之本。鐘鼓者。樂之器。非  
樂之主。假玉帛以達禮。禮達則玉帛可忘。借鐘鼓  
以顯樂。樂顯則鐘鼓可遺。以禮假玉帛於求禮。非  
深乎禮者。也以樂託鐘鼓於求樂。非通乎樂者也。  
苟能禮正。則無持於玉帛。而求樂。非通乎樂者也。  
苟能暢和。則無借於鐘鼓。而移風易俗也。

子曰。色厲而內荏。註孔安國曰。荏。柔也。謂外自矜厲  
而內柔佞者也。譬諸小人。其猶穿窬之盜也。與  
孔安國曰。為。又如此。猶小人之有盜心也。穿窬。穿壁

也。窬。窬牆也。疏子曰。至也。與。○色厲而內荏者。厲  
正於外。而內柔佞也。言其譬如小人。為偷盜之時也。  
小人為盜。或穿人屋壁。或踰人垣牆。當此之時。外  
形恒欲進為取物。而心恒畏人。常懷退走之路。是  
也。江熙曰。田文之客。能為狗盜。穿壁如踰而入。盜  
之密也。外為矜厲。而實柔佞之密也。峻其牆宇。謂  
之免盜。而狗盜者。往焉。高其抗厲。謂之免佞。而色  
厲者。入焉。古聖難於荏人。今夫子又苦為  
之喻。明免者鮮矣。傳云。筆門珪窬。窬。竇也。

子曰。鄉原。德之賊也。註周生烈曰。所至之鄉。輒原其  
人情。而為己意。以待之。是賊亂德者也。一曰。鄉。向  
也。古字同。謂人不能剛毅。而見人輒原其趣。向



以道法親就為幸深惡而痛絕之也

道聽塗說謂實無所得而輕聽妄說也

謂口耳之學也謂棄有德人之言也古者受諸師弟子而得諸已驗諸其行然後言孔子曰有德者有言古之貴德言也

鄙夫凡洒卑汗不見義理者指在位之人而言潛夫論患得之作患不得之

無所不至非止報慙醜惡之事凡其可利於己者

媚而合之言此所以賊德也

**疏**子曰鄉原德之賊也

原本也言人若往所至之鄉輒媚向而原趣求合謂此不能剛毅而好面從見人

應規矩孔子鄉人故曰鄉原也彼遊所以弘德也

子曰道聽而塗說德之棄也

則傳而說之也

**疏**子曰至棄也

師傳人必當溫故而知新研精久習然後乃可為人

多謬妄所以為有德者所棄也况乎道聽者哉逐末

愈甚棄德彌深也

子曰鄙夫可與事君也與哉

事君也其未得之也患得之

得之也楚俗言也既得之患失之苟患失之無所

不至矣

**疏**子曰至至矣

者此以下明鄙夫不可與事君之時恒慙慙患已不

患不能得也言初未得事君之時恒慙慙患已不

也既得事君而生厭心故患已不遺失之患不失之

所不至或為亂也

其言語如此也呼患



或最之亡也者無有是也  
亡無也  
矜即矜獨或作儼或作  
矜古字通用  
捐可為事不為事能  
守

子曰古者民有三疾今也或是之亡也註苞氏曰言

古者民疾與今時異也古之狂也肆註苞氏曰肆

極意敢言之也今之狂也蕩註孔安國曰蕩無所

據也古之矜也廉註馬融曰有廉隅也今之矜也

忿戾註孔安國曰惡理多怒也古之愚也直今之

愚也詐而已矣疏者子曰至已矣○古者民有三疾

有三條在下文也○今也或是之亡者○今謂澆時也

亡無也言今之澆民無復三疾之事也○今謂澆時也

之民無古者之疾而疾過之也○古之狂也肆者一

也古之狂者恒肆意所為好在抵觸以此為疾者

不復肆直而皆用意澆競流動也蕩猶動也今之狂

古之矜也廉者二也矜莊也廉隅也古人自矜莊

者好大有廉隅以此為疾也李充曰矜屬其行向

廉潔也今之矜也忿戾者今世之人自矜莊者不

能廉隅而因之為忿戾怒物也李充曰矜善上人

物所以不與則反之者至矣故怒以戾與忿激也

古之愚也直者三也古之愚者不用其智不知俯

仰病在直情徑行故云直也○今之愚也詐而已者

今之世愚不識可否唯欲欺詐自利者也又一通

云古之狂者唯肆情而病於蕩今之狂則不復病

蕩故蕩不肆也又古之矜者唯廉隅而病於忿戾

今之矜者則不復病忿戾而不廉也又古之愚者

唯直而病詐今之愚者則不復病詐故云詐而不

直也○言今人既惡則理自多怒物也

子曰惡紫之奪朱也註孔安國曰朱正色紫間色之

好者惡其邪好而奪正色也惡鄭聲之亂雅樂也

此兩章之間別本有功言  
今色之章



註苞氏曰鄭聲淫聲之哀者惡其奪雅樂也惡利

口之覆邦家也註孔安國曰利口之人多言少實

苟能悅媚時君傾覆其國家也疏子曰至家也○

紫是間色朱是正色正色宜行間色宜除不得用

間色之物以妨奪正色之用也言此者為時多以

邪人奪正人故孔子託云惡之者也云惡鄭云云

也鄭聲者鄭國之音也其音淫也雅樂者其聲正

也時人多淫聲以廢雅樂故孔子惡之者也云惡

利云云者利口辯佞之口也邦諸侯也家卿大夫

也君子辭達而已不用辯佞無實而傾覆國家故為孔子所惡也

子曰予欲無言子貢曰子如不言則小子何述焉註

言之為益少故欲無言也子曰天何言哉四時行

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疏子曰至言哉○云予欲

其言其言為益之少故欲無所復言也云子貢云

云者小子弟子也子貢聞孔子欲不復言故疑而

問之也言夫子若遂不復言則弟子等輩何所復

傳述也云子曰云云者孔子既以有言無益遂欲

不言而子貢怨若遂不言則門徒無述故孔子遂

曰天亦不言而四時運行百物互生此豈是天子

有言使之然乎故云天何言哉也天既不言而事

行故我亦欲不言而教行是欲則天以行化也王

弼曰子欲無言蓋欲明本舉本統末而示物於極

者也夫立言垂教將以通性而弊至於湮寄旨傳

辭將以正邪而勢至於繁既求道中不可勝御是

以修本廢言則天而行化以淳而觀則天地之心

見於不言時天豈諄諄者哉

孺悲欲見孔子孔子辭之以疾將命者出戶取瑟而

此章本為教而發也教者謂禮樂也非夫子不欲言而欲學者之無言故夫子姑以是敬言之耳且所謂實德者苟非言以教之則何以能知之行之而成其德乎

程子以子孟子不屑之教論為是子孟子蓋傳孔子之義也



歌使之間之註孺悲魯人也孔子不欲見故辭以

疾為其將命者不知己故歌令將命者悟所以令

孺悲思也疏孺悲至聞之○孺悲欲見孔子者孺

見也孔子辭之以疾者孔子不欲應孺悲之召故

辭云有疾不堪往也將命者出戶者將命者謂孺

悲所使之人也出戶謂受孔子疾辭畢而出孔子

之戶以去也云取瑟云者孺悲使者去裁出戶

而孔子取瑟以歌欲使孺悲聞之也所以然

者若辭唯有疾而不往恐孺悲問疾差又召已不

止也故取瑟而歌使使者聞之知孔子辭疾非實

疾以還白孺悲合孺悲知故不來耳非為疾不來

也李充曰孔子曰人潔己以進與其潔不保其往

所以不逆乎互鄉也今不見孺悲者何明非崇道

歸聖發其蒙矣苟不崇道必有舛寫之心則非教

之所崇言之所喻將欲化之未若不見也聖人不

顯物短使無日新之塗故辭之以疾猶未足以誘

之故絃歌以表旨使抑之而不彰挫之而不絕則

矜鄙之心類而思善之路長也

宰我問三年之喪期已久矣君子三年不為禮禮必

壞三年不為樂樂必崩舊穀既沒新穀既升鑽燧

改火期可已矣註馬融曰周書月令有更火春取

榆柳之火夏取棗杏之火季夏取桑柘之火秋取

柞柶之火冬取槐檀之火一年之中鑽火各異木

故曰改火也子曰食夫稻也衣夫錦也於汝安乎

曰安曰汝安則為之夫君子之居喪食旨不甘聞

非欲短喪也言若制作禮樂三年之喪先王之制也當世之人遵奉而不敬違也况宰我之在聖門堂無故而以此問乎深責宰我可謂謬矣宰我曰君子三年不為禮禮必壞三年不為樂樂必崩故宰我不以它而以禮樂

夫謂禮在田曰種刈穫曰去去蒿菜曰粟穀曰米米而未舂曰糲已舂曰梁皆一物也



樂不樂居處不安故不為也今汝安則為之註孔

安國曰旨美也責其無仁恩於親故再言汝安則

為之宰我出子曰予之不仁也子生三年然後免

於父母之懷註馬融曰子生未三歲為父母所懷

抱也夫三年之喪天下之通喪也註孔安國曰自

天子達於庶人也予也有三年之愛於其父母乎

註孔安國曰言子之於父母欲報之德昊天罔極

而予也有三年之愛乎疏宰我問至母乎○宰我

服至三年宰我嫌其為重故問至期則久不假三

年也云君子云云者宰我又說喪不宜三年之義

也君子人君也人君化物必資禮樂若有喪三年

則廢於禮樂禮樂崩壞則無以化民為此之故云

宜期而不三年禮云壞樂云崩者禮是形化形化

故云壞壞是漸敗之名樂是氣化氣化無形故云

崩崩是墜失之稱也舊穀既沒新穀既升者宰予

又說一期為足意也言夫人情之變本依天道天

道一期則萬物莫不悉易故舊穀既沒盡又新穀

已熟則人情亦宜法之而奪也鑽燧改火者鑽燧

者鑽木取火之名也內則云大鬴木燧是也改火

者年有四時四時所鑽之木不同若一年則鑽之

一周變改已遍也一期可已矣者宰我斷之也穀沒

又升火鑽已遍故有喪者一期亦為可矣子曰云

助也稻是穀之美者錦是衣中之文華者若一期

除喪除喪畢便食美衣華在三年之內為此事於

汝之心以此為安不乎云曰安者宰我答孔子也

云期而食稻衣錦以為安也曰汝安則為之者孔

子聞宰我之答云安故云汝言此為安則汝自



之也。云夫君云云者。孔子又為宰我。說三年內不可安於食。緇衣錦也。言夫君子之人居親喪者。心如斬截。故無食。美衣。錦之理。假令食於美食。亦不覺以為甘。聞於韶樂。亦不為雅樂。設居處華麗。亦非身所安。故聖人依人情。而制苴麤之禮。不設美樂之具。故云不為也。今汝安則為之者。陳舊事。既竟。又更語之也。昔君子之所不為。今汝若以一期。猶此為安。則自為之。再言之者。責之深也。或問曰。喪服傳曰。既練。反素食。鄭玄曰。謂復平生時食也。若如彼傳。及注。則期外食。稻非嫌。孔子何以怪耶。答曰。北人重稻。稻為嘉食。唯盛饈。乃食之耳。平常所食。食黍稷之屬也。云反素食。則謂此也。云宰我出者。宰我得孔子之罵。竟而出去也。子曰。予之不仁者。仁猶恩也。言宰我無恩愛之心。故曰。予之不仁也。予。宰我之名也。云子生云云者。又解所以不仁之事也。按聖人為制禮。以三年有二義。一是抑賢。一是引愚。抑賢者。言夫君子於父母。有終身之恩。昊天罔極之報。但聖人為三才宜理。人倫超絕。

故因而裁之。以為限節者也。所以然者何。夫人是三才之一。天地資人。而成人之生。世誰無父母。父母若喪。必使人子滅性。及身服長凶。人以此復二儀便廢。為是不可。故斷以年月。使送死有已。復生有節。尋制服。致節。本應斷期。斷期。是天道。一變人情。亦宜隨之。而易。但故改火。促期。不可權終天。之性。鑽燧。過隙。無消創。鉅之文。故隆倍。以再變。再變。是二十五。五月。始末。三年之中。此是抑也。一引。引。愚者。言子生。三年。始末。三年之中。此是抑也。一引。引。懷抱。及至。三年。始末。三年之中。此是抑也。一引。引。極時。故必。至。三年。始末。三年之中。此是抑也。一引。引。所生。亦必。至。三年。始末。三年之中。此是抑也。一引。引。言引之也。云夫三。云者。人雖貴賤不同。以為父。母懷抱。故制喪服。不以尊卑致殊。因以三年為極。上自天子。下至庶人。故云天下通喪也。且汝是四。也。科之限。豈宜不及。無儀之庶人乎。故言通喪引之。也。云予也。云云者。予。宰我名也。為父母愛已。故限。



三年。今宰我欲不服三年。是其誰有三年之愛於其父母不乎。一云。愛。恠。惜也。言宰我何忽愛惜三年。於其父母也。繆播曰。爾時禮壞樂崩。而三年不行。宰我大懼其往。以為聖人無微旨。以戒將來。故假時人之謂。啓憤於夫子。義在屈己。以明道也。予之不仁者。何。答曰。時人失禮。人失禮。而予謂為然。是不仁矣。言不仁於萬物。又仁者。施與之名。非奉上之稱。若予安。縉。錦。廢此三年。乃不孝之甚。不得直云不仁。李充曰。子之於親。終身莫已。而今不過三年者。示民有終也。而予也。何愛三年。而云久乎。余謂孔子曰。四科。則宰我冠言語之先。安有知言之人。而發違情。犯禮之問乎。將以喪禮漸衰。孝道彌薄。故起斯問。以發其責。則所益者。弘多也。○  
馬融曰。至火也。○引周書中月令之語。有改火之變也。榆柳色青。春是木。木色青。故春用榆柳也。棗杏色赤。夏是火。火色赤。故夏用棗杏也。桑柘色白。秋李夏是土。土色黃。故季夏用桑柘也。柞櫨色白。秋

是金。金色白。故秋用柞櫨也。柞櫨色黑。冬是水。水色黑。故冬用槐檀也。所以一年必改火者。人若依時而食其火。則得氣。又宜令人無災厲也。○  
孔安國曰。至愛乎。○依注。亦不得為前兩通也。

子曰。飽食終日。無所用心。難矣哉。不有博奕者乎。為

之。猶賢乎已。註馬融曰。為其無所據樂。善生淫慾

也。疏子曰。至乎已。○子曰。云云者。夫人若飢寒不

思慮他事。若無事而飽衣。食所期於衣食。則無暇

法之。事。故云難矣哉。言難以為處也。云不有云云

者。博者。十二。碁。對而擲采者也。奕。圍碁也。賢猶勝

也。已。止也。言若飽食而無事。則必思為非法。若曾

日。則猶勝無事而直止住者也。

子路曰。君子尚勇乎。子曰。君子義以為上。君子有勇

子孟子曰。飽食煖衣。逸居而無教。則近於禽獸。亦以無所用。比之禽獸也。

今老而無世務者。或滋消日。或持念珠。稱佛。必合於孔子之心也。不然者。皆無所操。樂。善生淫慾也。相傳丹朱。愚。堯作基督教。或以為舜。教商均。

學子善道難

君子小人皆以位而言。是問以上勇。答以上義。蓋欲其以義裁勇。且所謂



義者先王之古義也尚書仲康之誥以義制事故勇者以義制其事則雖勇不至為亂盜也

稱揚也揚言也君子豈絕口不言人之惡乎至於揚言之以播於眾則惡之居下流再見子張篇彼謂身為通逃數辟諸眾流所飯焉此亦謂身為眾惡人所聚會者註上若其身既為眾惡所歸湊者是眾所賤也天下民怨咨情之常聖人豈惡之乎

而無義為亂小人有勇而無義為盜疏子路曰至

子路云云者子路既有勇常言勇可崇尚故問於孔子君子之人常尚勇乎袁氏曰見世尚須勇故謂可尚乎子曰云云者孔子答曰君子唯所尚於義以為上也云云者君子既尚義若無義必作亂也李充曰既稱君子又謂職為亂階也若遇君親失道國家昏亂其於赴患致命而不知居正顧義者則亦畏陷手為亂而受不義之責也云小人云云者異於君子不敢作亂乃為盜竊而已

子貢問曰君子亦有惡乎子曰有惡惡稱人之惡者

註苞氏曰好稱說人之惡所以為惡也惡居下流而訕上者註孔安國曰訕謗毀也惡勇而無禮者惡果敢而窒者註馬融曰窒窒塞也曰賜也亦有

古義窒塞人之善道也

微佞同佞幸亦抄取之義耳謂抄取人之喜謀善慮以為已知者也

惡也惡微以為智者註孔安國曰微抄也惡抄人之

之意以為己有也惡不遜以為勇者惡訐以為直

者註苞氏曰訐謂攻發人之陰私也疏子貢問至

子貢問云云者惡謂憎疾也舊說子貢問孔子曰天下君子之道有所憎疾以不乎江熙曰君子即夫子也禮記云昔者仲尼與於蜡賓事畢出喟然而歎言偃曰君子何歎乎子曰有惡者孔子答言君子亦有所憎惡也惡稱人之惡者此以下並是君子所憎惡之事也君子掩惡揚善故憎人稱揚他人之惡事者也云惡居云云者訕猶謗毀也又憎惡為人臣下而毀謗其君上者也故禮記云君臣之禮有諫而無訕是也惡勇而無禮者勇而無禮則亂故君子亦憎惡之也惡果敢而窒者果敢不塞人道也又嗜好為果敢而窒人道者則亦所不惡也曰賜也亦有



小人細民也。女子以形事人者也。細民以力事人者也。皆其志不在義。

子曰唯女子與小人為難養也。近之則不遜，遠之則怨。  
**疏** 子曰：至有怨。云子曰：云云者，女子小人。並稟陰閉氣多，故其意淺促，所以難可養。  
惡也者，子貢聞孔子說有惡已竟，故云賜亦有所憎惡也。故江熙曰：已亦有所賤惡也。惡，傲以為智者，此子貢說已所憎惡之事也。傲，抄也。言人生發謀出計，必當出己心。義乃得為善，若抄他人之意以為己有，則子貢所憎惡也。惡不遜以為勇者，勇須遜從，若不遜而勇者，子貢所憎惡也。然孔子曰：惡不遜為勇者，二事又相似。但孔子所明，明體先自有勇，而後行之無禮者。子貢所言，本自無勇，故假於孔子不遜以為勇也。惡許以為直者，許謂面發人之陰私也。人生為直，當自己不犯觸他人，則乃是善。若對面發人陰私，欲成己直者，亦子貢所憎惡也。然孔子所惡者有四：子貢有三，亦示減師也。

子曰：唯女子與小人為難養也。近之則不遜，遠之則怨。  
**疏** 子曰：至有怨。云子曰：云云者，女子小人。並稟陰閉氣多，故其意淺促，所以難可養。

微無說

子曰：年四十而見惡焉，其終也已。  
**疏** 子曰：年四十而見惡焉，其終也已。鄭玄曰：年在不惑而為人所惡，終無善行也。子貢曰：至也。已，人猶進。當時雖未能善，猶望可改。若年四十已在不惑之時，猶為眾人共所見憎惡者，則當終其一生無復有善理，故云其終也已。

論語微子第十八  
**疏** 微子者，殷紂庶兄也。明其親歸周以存宗祀也。所以次前者，明天下並惡，則賢宜遠避。故以微子次陽貨也。

微子去之，箕子為之奴，比干諫而死。  
**註** 馬融曰：微，箕



三仁在孔子時必有傳其蹟之詳者故孔子知其為仁而斷之云尔

夫有安天下之心而又有安天下之功謂之仁管仲是也管仲安天下之心而無安天下之功不得謂之仁有安天下之功而無安天下之心莫有此事焉如三子者有安天下之心而無安天下之功雖無安天下之功然使紂從其言則亦足以安天下故謂之仁今之可言者止於是焉

二國名子魯也微子紂之庶兄箕子比干紂之諸父也微子見紂無道早去之箕子佯狂為奴比干以諫而見殺也孔子曰殷有三仁焉註馬融曰仁者愛人三人行各異而同稱仁以其俱在憂亂寧

民也微子至仁焉云微子去之者微子者名

暴虐殘酷百姓日月滋甚不從諫爭微子觀國必亡社稷顛殞己身是元長宜存係嗣故先去殷投

周早為宗廟之計故云去之箕子為之奴者箕子者紂之諸父也時為父師是三公之職屢諫不從

知國必殞已身非長不能輒去職任寄重又不可死故佯狂而受囚為奴故云為之奴也鄭注尚書曰父師者三公也時箕子為之奴比干諫而死者

比干亦紂之諸父也時為少師比干諫而死者

留且生難死易故正言極諫以至剖心而死故云

諫而死也鄭注尚書云少師者大師之佐孤卿也

微子箕子比干其迹雖異而同為仁故云有三仁焉所以然者仁以憂世忘己身為用而此三人

迹雖異俱是為憂世忘己身為用而此三人皆互能耳但若無去者則誰保宗祀耶不有佯

狂者則誰為親寄耶不有死者則誰為亮臣節耶各盡其宜俱為臣法於教有益故稱仁也註

馬融曰至殺也微箕二國名者是殷家畿內采地名也子爵也者殷家畿外三等之爵公侯伯也

也微子紂之庶兄者鄭玄注尚書云微子與紂同母當生微子母猶未正及生紂時已得正為妻也

故微子大而庶紂小而嫡也箕子比干紂之諸父也者二人皆是帝乙之弟也微子見紂無道早去

之者故尚書云微子乃告父師少師曰王子弗出



我乃顛齊是遂去敢歸周後封微子於宋以為殷  
後也云箕子云云者故武王勝紂釋箕子囚以箕  
子歸作洪範而彝倫攸叙  
封比干墓天下悅服也

柳下惠為士師註孔安國曰士師典獄之官也三黜

人曰子未可以去乎曰直道而事父焉往而不三黜

註孔安國曰苟直道以事父於所至之國俱當復

三黜也枉道而事父何必去父母之邦疏柳下惠

也○云柳下惠為士師者柳下惠展禽也士師獄官

也惠時為獄官也云三黜者黜退也惠為獄官無

罪而三過被黜退也云人曰云云者人或人也去

謂更出國往他邦也或人見惠無罪而三被退逐

故問之云子為何事而未可以去此乎欲令其去

也云曰直道云云者柳答或人云己所以不去之

夫直道則當去不去則當  
損道柳下惠三黜不去而終  
不失其正

曰吾老矣不徒用也古來以  
為景公言

意也言時人世皆邪曲而我獨用直道直道事曲  
故無罪而三黜耳若用直事不正非唯我國見黜  
假令至彼彼國復曲則亦當必復見黜故云焉往  
而不三黜也禽是三黜故不假去也故李充曰舉  
世喪亂不容正直以國觀國何往不黜也云枉道  
云云者又對或人也枉曲也父母邦謂禽舊居桑  
梓之國也言我若能捨直為曲則他地皆合既  
往必皆合亦何必遠離我之舊邦而更他適耶故  
曲直並不須去也孫綽曰言以不枉道而求留也  
若道而可枉雖九生不足以易一死柳下惠之無  
此心明矣故每仕必直  
直必不用所以三黜也

齊景公待孔子曰若季氏則吾不能以季孟之間待

之註孔安國曰魯三卿季氏為上卿最貴孟氏為

下卿不用事言待之以二者之間也曰吾老矣不



能用也。孔子行。註以聖道難成。故云老矣不能用。

也。疏往齊。而景公初欲處待孔子。共為政化也。曰

若季氏則吾不能者。景公慕重不篤。初雖欲待。而

未又生悔。發此言也。季氏者。魯之上卿也。總知魯

政。專任一國。今景公曰。若使我以國政委任孔子。

如魯之任季氏。則可。不能也。以季孟之間待之者。

孟者。魯之下卿也。不被任用者也。景公言我不能

用孔子。如魯處季氏。又不容令之無事。如魯之

孟氏也。我當以有事無事之間處之。故云以季孟

之間待之也。曰吾老矣。不能用者。景公初雖云待

之於季孟之間。而末又悔。故自託吾老不能復用

孔子也。孔子行者。孔子聞不能用已。故行去也。江

熙曰。麟不能為豺步。鳥不能為隼擊。夫子所陳必

也。正道。景公不能用。故託吾老。可合則往。於離則

去。聖人無常者也。

齊人歸女樂。季桓子受之。三日不朝。孔子行。註孔安

國曰。桓子。季孫斯也。使定公受齊之女樂。君臣相

與觀之。廢朝禮。三日也。疏齊人至子行。云齊人

樂。女伎也。齊餉魯定公。女伎致時。孔子在魯。齊畏

魯強。故餉魯於女樂。欲使孔子去也。云季桓子受

之者。季子使定公受齊之餉也。云三日不朝者。桓

子既受之。仍與定公奏之。三日廢於朝禮者也。云

曰。夫子行者。既君臣淫樂。故孔子遂行也。江熙

楚狂接輿歌而過孔子。註孔安國曰。接輿。楚人也。佯

狂。而來歌。以欲感切孔子也。曰。鳳兮鳳兮。何德之

衰也。註孔安國曰。此孔子於鳳鳥也。鳳鳥待聖君

孔子欲見楚王。接輿過而歌。其辭若譏。而實所以喻孔子也。門人錄之。見聖人之多助也。夫比孔子以鳳。豈譏之音乎。



孔子之欲與之言亦知其為  
佯狂而欲與之言也接與  
之趨而辟

而乃見非孔子周行求合故曰衰也往者不可諫也註孔安國曰已往所行不可復諫其也來者猶可追也註孔安國曰自今以來可追自止避亂隱居也已而已而今之從政者殆而註孔安國曰已而者言世亂已甚不可復治也再言之者傷之甚也孔子下欲與之言趨而避之不得與之言也註苞氏曰下下車也註楚狂至言也○云楚狂云云接與昭王時政令無常乃被髮佯狂不仕時人謂之為楚狂也時孔子適楚而接與行歌從孔子邊過欲感切孔子也云曰鳳云者此接與乃見今知孔子有聖德故以比鳳但鳳鳥待聖君乃見今

論語集解卷之九  
八以與天下  
言不與言天下人言

孔子周行屢適不合所以是鳳德之衰也云往者不可諫者言屢適不合是示已往事不復可諫是既往不咎也云來者猶可追者來者謂未至之事也未至之事猶可追止而使莫復周流天下也云已而云云者已而者言今世亂已甚也殆而者言今從政者皆危殆不可復救治之者也云孔子下欲與之言者下下車也孔子初在車上聞接與之歌感切於己已故下車欲與之共語也江熙曰言下車明在道聞其言也云趨而云云者趨疾走也接與見孔子下車欲與之言已言已故急趨避之所以合孔子不得與之言也江熙曰若接與與夫子對共情言則非狂也達其懷於識者修其狂迹故疾行而去也

長沮桀溺耦而耕孔子過之使子路問津焉註鄭玄曰長沮桀溺隱者也耜廣五寸二耜為耦津濟渡



誰以易之言天下人君莫有可與有為者而欲輔何人以變易天下也

辟人之人本指人君

處也。長沮曰。夫執輿者為誰乎。子路曰。為孔丘曰。是魯孔丘與。對曰。是也。曰。是知津矣。註馬融曰。言數周流。自知津處也。問於桀溺。桀溺曰。子為誰。曰。為神由。曰。是魯孔丘之徒與。對曰。然。曰。滔滔者天下皆是也。而誰以易之。註孔安國曰。滔滔者。周流之貌也。言當今天下治亂同。空舍此適彼。故曰誰以易之也。且而與其從避人之士也。豈若從避世之士哉。註士有避人之法。有避世之法。長沮桀溺謂孔子為士。從避人之法也。己之為士。則從避世

吾非斯人之徒與而誰與亦指人君

之法者也。糴而不輟。註鄭玄曰。糴。覆種也。輟。止也。覆種不止。不以津告也。子路行以告。夫子憮然。註為其不達己意而便非己也。曰。鳥獸不可與同群也。註孔安國曰。隱居於山林。是與鳥獸同群也。吾非斯人之徒與而誰與。註孔安國曰。吾自當與此天下人同群。安能去久。從鳥獸居乎。天下有道。丘不與易也。註孔安國曰。言凡天下有道者。丘皆不與易也。己大。而人小。故也。疏長沮至易也。云長人皆隱士也。二人既隱山野。故耦而耕也。孔子過之者。孔子行從沮溺二人所耕之處。過之。使子



路問津焉者津水處也時子路從孔子行故孔  
 子使子路訪問於沮溺覓渡水津之處也范升曰  
 欲顯之故使問也云長沮云者子路往問津先  
 問長沮子路初在車上即為御者執轡今既下  
 車而往問津則廢轡與孔子御者執轡故長  
 沮問子路曰夫在車中執轡者是為誰子乎子路  
 曰為孔子者子路答曰車中執轡者是孔子也然  
 子路問長沮稱師名者聖師欲令天下而知之也  
 曰是魯孔丘與者長沮更定之也此是魯國孔丘  
 不乎對曰是也者答曰是魯孔丘也曰是知津者  
 沮聞魯孔丘故不語津處也言若魯之孔丘此  
 人數周流天下無所不至必知津處也無俟我今  
 復告也問於桀溺者長沮不答子路又問桀溺桀  
 溺曰子為誰者又問子路汝是誰也曰是云者又問言  
 子路答言我是姓仲名由也曰是誰也曰為仲由者  
 汝名由是孔丘之門徒不乎云對曰然者子路答  
 曰是也云曰洵云云者洵洵者猶周流也天下皆

是謂一切皆惡也桀溺又云孔子何是周流者乎  
 當今天下治亂如一捨此適彼定誰可易之者乎  
 言皆惡也云且而云者桀溺又微以此言招子  
 路使從己隱也故謂孔子為避人之士其自謂已  
 為避世之士也言汝今從於避人之士則豈如從  
 於避世之士乎云獲而不輟者獲獲種也輟止也  
 二人與子路且語且耕覆種不止也覆種者植穀  
 之法先散後覆也子路行以告者子路問二人  
 人皆不告及於借問而覆種不止故子路備以此  
 事還車上以告孔子故怪彼不達己意而譏己也  
 也孔子聞子路告故愕然不達己意而譏己也  
 云曰鳥云云者孔子既憮然而又曰隱山林者則  
 鳥獸同群出世者則與世人為徒旅我今應出世  
 自不得居於山林故曰鳥獸不可與同群也云吾  
 非斯人之徒與而誰與言必與人為徒旅故云吾  
 云云者言凡我道雖不行於天下彼道小故也江  
 我道皆不至與彼易之是我道大彼道小故也江



熙曰。易稱天下同歸而殊塗。一致而百慮。君子之道。或出或處。或默或語。所以為歸致者。期於內順。生徒。外。或。以。明。節。以。救。急。疾。於。當。年。而。發。逸。操。於。物。或。報。彼。以。明。節。以。救。急。疾。於。當。年。而。發。逸。操。於。政。日。昏。彼。披。批。言。於。子。路。知。非。問。津。之。求。也。干。時。風。故。不。屑。去。就。不。輟。其。業。不。酬。栖。栖。之。問。所。以。遂。節。於。世。而。有。悞。於。聖。教。者。存。矣。道。喪。干。茲。感。以。事。反。是。以。夫。子。無。然。曰。鳥。獸。不。可。與。同。群。也。明。夫。理。有。大。倫。吾。所。不。獲。已。也。若。欲。潔。其。身。鞫。其。蹤。同。群。鳥。獸。不。可。與。斯。民。則。所。以。居。大。倫。者。廢。矣。此。即。我。以。致。言。不。可。以。乘。彼。者。也。丘。不。與。易。蓋。物。之。有。道。故。大。湯。武。亦。稱。夷。齊。由。管。仲。而。無。譏。邵。忽。今。彼。有。其。道。我。有。其。道。不。執。我。以。求。彼。不。係。彼。以。易。我。天。可。帶。哉。沈。居。士。曰。世。亂。賢。者。宜。隱。而。全。生。聖。人。宜。出。以。弘。物。故。自。明。我。道。以。救。大。倫。彼。之。絕。迹。隱。世。實。由。世。亂。我。之。蒙。塵。栖。違。亦。以。道。喪。此。即。彼。與。我。同。患。世。也。彼。實。中。賢。無。道。宜。隱。不。違。教。者。也。我。則。至。

德。宜。理。大。倫。不。得。已。者。也。我。既。不。失。彼。亦。無。違。無。非。可。相。非。且。沮。溺。是。規。子。路。亦。不。規。夫。子。謂。子。路。宜。與。人。徒。不。言。仲。尼。也。自。我。道。不。可。復。與。鳥。獸。同。群。鳥。獸。群。鳥。獸。避。世。外。以。為。高。行。初。不。為。鄙。也。但。我。自。得。耳。以。體。大。居。正。宜。弘。世。也。下。云。天。下。有。道。丘。不。與。易。也。言。天。下。人。自。各。有。道。我。不。以。我。道。易。彼。亦。不。使。彼。易。我。自。各。處。其。宜。也。如。江。熙。所。云。大。湯。武。而。亦。賢。夷。齊。美。管。仲。亦。不。識。邵。忽。也。○**註**鄭。玄。曰。至。為。耦。○耕。用。耒。是。今。之。鉤。耨。耜。是。今。之。釋。廣。五。寸。五。寸。則。不。成。伐。故。二。人。並。耕。兩。耜。並。得。廣。一。尺。一。尺。則。成。伐。也。故。云。二。耜。為。耦。也。○**註**並。得。廣。一。法。者。也。○若。如。注。意。則。非。但。合。子。路。從。已。亦。謂。孔。子。從。已。也。

**子路從而後。遇丈人。以杖荷篠。註**苞氏曰。丈人。老者也。篠。竹器名也。子路問曰。子見夫子乎。丈人曰。四



蓋言四體不勤五穀不分者皆為夫子子以何人稱夫子也  
夫子大夫以上之稱

體不勤五穀不分孰為夫子註苞氏曰丈人云不  
勤勞四體不分殖五穀誰為夫子而索之耶註植其  
杖而芸註孔安國曰植倚也除草曰芸也子路拱  
而立註未知所以答也止子路宿殺雞為黍而食  
之見其二子焉明日子路行以告子曰隱者也使  
子路反見之至則行矣註孔安國曰子路反至其  
家丈人出行不在也子路曰不仕無義註鄭玄曰  
留言以語丈人之二子也長幼之節不可廢也君  
臣之義如之何其可廢也註孔安國曰言汝知父

君子之仕君子指孔子

子相養不可廢反可廢君臣之義耶欲潔其身而  
亂大倫註苞氏曰倫道也理也君子之仕也行其  
義也道之不行也已知之矣註苞氏曰言君子之  
仕所以行君臣之義也不必自道得行也孔子道  
不見用自己知之也疏子路從而後者孔子與子路  
同行孔子先發子路在後隨之未得相及故云從  
而後也云遇丈人以杖荷篠者遇者不期而會之  
也丈人者長宿之稱也荷擔揭也篠竹器名子路  
在孔子後未及孔子而與此丈人相遇見此丈人  
以杖擔一器籬籬之屬故云以杖荷篠也云子路  
問云云者子路既見在後故借問丈人見夫子不  
乎云丈人云云者四體足手也勤勞也五穀黍  
稷之屬也分播種也孰誰也子路既借問丈人丈



人故答子路也言當今亂世汝不勤勞四體以播  
 五穀而周流遠走問誰為汝之夫子而問我索之  
 乎袁氏曰其人已委曲識孔子故譏之四體不勤  
 不能如禹稷躬殖五穀誰為夫子而索耶云植其  
 杖而芸者植豎也芸除草也當掛篠於杖頭而植豎  
 田而豎其所荷篠之杖也當掛篠於杖頭而植豎之  
 竟而芸除田中穢草也一通云杖以為力以一手  
 芸草故云植其杖而芸也云子路拱而立者拱者  
 手也子路未知所以答故沓手而倚當以觀丈人  
 之芸也云止子路宿者子路住倚當久已至日暮  
 故丈人留止子路使停住就己宿也云殺雞為黍  
 而食之者子路停宿故丈人家殺雞為黍作黍飯  
 故又以丈人二兒見於子路也云明日子路行者  
 至明日之旦子路得行逐孔子也云以告者行及  
 孔子而具以昨丈人所得行逐孔子也云子聞子路告丈人  
 子道之也云云子曰隱者也者孔子聞子路告丈人  
 之事故云此丈人是隱處之士也云使子路反見

逸遺逸民者無位之稱  
 按真仲夷逸不見經傳  
 荀子書有子弓或曰即

逸民伯夷叔齊虞仲夷逸朱張柳下惠少連註逸民

之者孔子既曰丈人是隱者而又使子路反還丈  
 人家須與丈人相見以已事說之也其事在下文  
 云至則行矣者子路反至丈人家而丈人已復出  
 行不在也云子路曰不仕無義者丈人既不在而  
 子路留此語以與丈人之二子令其父還述之也  
 此以下之言悉是孔子使子路語丈人之言也言  
 人不生則已既生便有在三之義父母之恩君臣  
 之義人若仕則職於義故云不仕無義也云長幼  
 云云者既有長幼之恩又有君臣之義汝知見汝  
 二子是識長幼之節不可廢闕而如何廢於君臣  
 之義而又不仕乎云欲潔云云者大倫謂君臣之道  
 理也又言汝不仕濁世乃是欲自清潔汝身耳如  
 鳥亂君臣之大倫何也云君子云云者又言君子  
 所以仕者非貪榮祿富貴政是欲行大義故也云  
 道之云云者為行義故仕耳濁世不用我道而我亦  
 反自知之也



朱張之字少連東夷人

見禮記或以虞仲為泰伯弟仲雍然泰伯死仲雍繼其位則不可謂之逸民且生在於伯夷之前未可列之於叔齊之下也恐別是一人

朱張或謂荀卿所謂子弓非矣荀子非子子篇以孔子子弓並稱而為聖人則為仲弓也非朱張也言中倫如不相奪倫是樂有倫各有條理而不紊是倫也如人有五倫如可則仕不可則去是君子之大義通於天下者也如柳下惠之言乃非君子之大義焉然先王之政亦有若是者焉中庸曰辟諸小德之川流豈是之謂邪

中慮蓋慮者委曲以行不以直遂也古聖人之行亦必有時乎有之如孔子之於陽貨是也不直義以行乃委曲以合乎道者亦暗合於古聖人之慮也其斯而已矣言自此外別無可稱者也

放言則其言莫有可取者矣但其所以隱居者在潔其身是合於古聖人之道故曰身中清孟子萬章篇孟子曰聖人之行不同也或遠或近或去或不去歸潔其身而已矣權者道之變無常體神而明之不可豫設也我則異於是者此時孔子隱居不仕故引諸逸民而明其所以異也憲問篇晨門曰知其不可而為之者與孔子曰大臣者以道事君不可則止此不可皆以道不可行言之與此章不可同義

者節行超逸者也苞氏曰此七人皆逸民之賢者也子曰不降其志不辱其身者伯夷叔齊與註鄭玄曰言其直己之心不入庸君之朝也謂柳下惠少連降志辱身矣言中倫行中慮其斯而已矣註孔安國曰但能言應倫理行應思慮如此而已矣謂虞仲夷逸隱居放言註苞氏曰放置也不復言世務也身中清廢中權註馬融曰清純潔也遭世亂自廢棄以免患合於權也我則異於是無可無不可註馬融曰亦不必進亦不必退唯義所在也

至不

可○云逸民云云者逸民者謂民中節行超逸不拘於世者也其人在下伯夷一人也叔齊二人也虞仲三人也夷逸四人也朱張五人也柳下惠六人也少連七人也云子曰云云者逸民雖同而其行事有異故孔子評之也夷齊隱居餓死是不降志也不仕亂朝是不辱身也是心迹俱超逸也云謂柳下惠云云者此二人心迹不逸也並仕魯朝而柳下惠三黜則是降志辱身也云言中云云者雖降志辱身而言行必中於倫慮故云其斯而已矣張憑曰彼被祿仕者乎其處朝也唯言不廢大倫行不犯色思慮而已豈以世務暫嬰其心哉所以為逸民也云謂虞云云者放置也隱居幽處廢置世務世務不須及言之者也云身中清廢中權者身不仕亂朝是中清潔也廢事免於世患是合於權智也故江熙曰超然出於埃塵之表身中清也晦明以遠害發動中權也云我則云云者我則退不拘於世故與物無異所以是無可無不可也江熙曰夫迹有相明教有相資若數子者事既不



同而我亦有以異矣然聖賢致訓相為內外彼協契於往載我拯溺於此世不以我異而抑物不以彼異而通滯此吾所謂無可無不可者耳豈以此自目己之通滯所以異哉我迹之異蓋著于當時彼數子者亦不宜各滯於所執矣故舉其往行而存其會通將以導夫方類所挹仰乎或問曰前七人而此唯評於六人不見朱張何乎答曰王弼曰朱張字子弓荀卿以比孔子今序六人而闕朱張者明取舍與己合同也○**註**鄭玄曰至朝也○直己之心是不降志也不入庸君之朝是不辱身也

**大師摯適齊亞飯干適楚****註**孔安國曰亞次也次飯

樂師也摯平共名也**三飯繚適蔡四飯缺適秦****註**

苞氏曰**三飯四飯**樂章名也各異師繚缺皆名也

**鼓方叔入于河****註**苞氏曰鼓擊鼓者方叔名也入

牲饋食禮曰尸三飯告飽者三合為九故鄭玄謂士九飯今有亞飯而無初飯則知初飯不須侑也

謂居其河內也**播鞞武入于漢****註**孔安國曰播猶搖也武名也**少師陽擊磬襄入于海****註**孔安國曰魯哀公時禮毀樂崩樂人皆去陽襄皆名也

至于海○**大師摯適齊者**自此以下皆魯之樂人名也魯君無道禮樂崩壞樂人散走所不同也犬

師樂師也名摯其散逸適往於齊國也亞飯干適

楚者亞次也飯食也干其名也古天子諸侯食必

共奏樂每食各有樂人亞飯干是第二食奏樂人

也其奔逸適於楚國然周禮大司樂王朔望食乃

奏樂日食不奏也夏殷則日奏也故王制及玉藻

皆云然也**三飯繚適蔡者**繚名也**第三食奏樂人**

散逸入蔡國也**四飯缺適秦者**缺名也**第四食奏**

樂人奔散入秦國也**鼓方叔入于河者**鼓能擊鼓

者也方叔名也亦散逸入河內之地居也**播鞞武**

入于漢者播猶搖也鞞鞞鼓也其人能搖鞞鼓者



也名武亦散奔入漢水內之地居也少師陽擊磬襄入于海者少師名陽又擊磬人名襄二人俱散奔入海內居也

周公謂魯公註孔安國曰魯公周公之子伯禽也封

韓愈筆解施當作死不

死慢也為是

於魯也曰君子不施其親註孔安國曰施易也不以他人親易其親也不使大臣怨乎不以註孔安

國曰以用也怨不見聽用也故舊無大故則不棄

也無求備於一人註孔安國曰大故謂惡逆之事

也疏周公至一人云周公謂魯公者周公周公也魯公也孫綽曰此是周公願命魯公所以之

辭也曰君子不施其親者此周公所命之辭也施

猶易也言君子之人不以他人易己之親是因不失其親也孫綽曰不施猶不偏也謂人以不偏惠

所親使魯公崇至公也張憑曰君子於人義之與比無偏施於親親然後九族與庸勲並隆仁心與

至公俱著也云不使云者以用也為君之道當委用大臣大臣若怨君不用則是君之失也云故

舊云者故舊朋友也大故謂惡逆也朋友之道若無大惡逆之事則不得相遺棄也云無求備於

一人者無具足不得責必備是君子易事之德也

周有八士伯達伯适仲突仲忽叔夜叔夏季隨李駟

註苞氏曰周時四乳得八子皆為顯士故記之耳

疏周有至季駟云舊云周世有一母身四乳而生非謂一人四乳乳猶俱生也有一母四過生生輒

雙二子四生故八子也何以知其然就其名兩兩

疑南宮忽即仲忽南宮百達即伯達也尚書有南宮括疑即伯适也則八士皆南宮氏也云四乳生八子亦以伯仲仲叔叔季季季相並云尔



相隨。似是  
雙生者也。

此八子。八子並資。此八子。一母。四子。而生。

此八子。八子並資。此八子。一母。四子。而生。

此八子。八子並資。此八子。一母。四子。而生。

此八子。八子並資。此八子。一母。四子。而生。

此八子。八子並資。此八子。一母。四子。而生。

此八子。八子並資。此八子。一母。四子。而生。

此八子。八子並資。此八子。一母。四子。而生。

論語集解義疏卷第九

此八子。八子並資。此八子。一母。四子。而生。



